

海軍官校教會我的那些事

著者／正期 112 年班 范寧

景美儀隊和我

從小到大，母親對我唯一的要求是「成績可以不好，但是態度不能沒有。」雖然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可是我願意用盡全力去完成每一件事。

高中三年，課業和社團一直是每個高中生生活的重心，於我也是。在踏進景美女中以前，早已耳聞這所學校最著名的兩個代表隊－拔河隊和儀隊，拔河隊是從各個國中的體育班透過考試選拔進入，而儀隊則是高一選社團填志願就可以加入，乍聽之下，兩個代表隊完完全全是不同門檻、不同性質，但是要我來說，不論是哪一個，能夠站出去代表學校比賽、表演，絕對是咬牙撐到最後的人。

儀隊是由刀官、旗官和槍兵所構成一個完整的團體，因為身高的關係，我在高一時參加了旗官的訓練，從每天照三餐的貼壁開始調整站姿、在小腿縫間夾各種大小的硬幣讓腿打直、練習口令把自己的嗓子壓低、假日在烈陽底下站著不動幾個小時……等等，每一關都要等到學姊認可才能進到下一關，對大部分的人而言或許容易，的確，每個人其實多花時間也能做到，但是對於十八歲正值青春的高中生來說，有誰會願意為了台上那短短的幾分鐘，花一年的時間去做這些事情，因此在訓練的過程中，許多人因為訓練方式、練習時間就此打退堂鼓，而我很慶幸自己是最後站上舞台的其中之一，因為這些經歷，磨練出我的抗



2017 年 12 月 23 日景美樂儀旗隊參加嘉義管樂節

壓性和毅力，也從中讓我慢慢了解自己適合什麼樣的路。

踏上從軍這條路

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我開始思考未來的路該怎麼走，讀書讀不過別人也沒有專長的我，對自己只有一個把握，那就是我有決心，只要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不論任何挑戰，就算是硬著頭皮我還是會撐下去，於是，經過篩選後，軍人這個職業成為了我第一個選擇，其實這和我的成長背景有關。小時候在父母忙於工作之時，照顧我的便是爺爺和奶奶，奶奶畢業於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曾在軍中當護士，爺爺則是上校退役，是世界上我最敬愛的人。因此，在決定了方向後，我開始自己找資料、詢問教官和招募員，而高中能報考的軍種有陸、海、空、政戰、理工和醫學院，因為海軍是高科技軍種，同時也是國際軍種，大四畢業前便會參加敦睦遠航訓練，拓展國際視野，光憑這一點，我想，這是一般大學無法獲得

的，而這個理由足以讓我訂下目標，於是自己準備備審資料、完成體檢和其他測驗，通過口試，最後進入了海軍官校，就此開啟我的軍旅生涯。

允文允武的海軍軍官

「培育第一等人才、建設第一等海軍」是海軍軍官學校的教育宗旨，就讀海軍官校前，我告訴自己要在這所學校除了鍛鍊體能及培養海軍專業知識外，還要學習如何領導，因為四年畢業後，我要成為一個允文允武的兵科軍官。

入伍訓結束後，回到海官正式由入伍生轉換為軍校生，一年級上學期的時候我們都是新生，因為對這所學校還不夠了解，所以剛進校的所有新生平日的作息都是由全校最高班，也就是四年級的學長姐們集體管理，在入伍訓的期間，我早已經適應團體生活了，但是回到海官，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我想像的還要多，早上起床的八分鐘內，除了盥洗、整理內務，還要背朝令，中午的餐前集合檢查服儀，還有各時段的室內外保養等等，當然，對於一個由民轉軍的高中生來說，又是一個重新適應的開始，可是，在隊上的我們雖然每天都過得很緊湊、學長姊的壓力也讓我們上緊發條，但同時，我們還是要修滿學分才能順利成為一位海軍兵科軍官，所以在新生隊時，唯一讓我感受到放鬆的時間就是在教室裡學習各個科目的時候，而我很幸運地，在學習上遇到一位非常特別的教官，他除了是應用科學系的系主任，同時也是我們的大學長－海軍官校正期八十九年班施詠嚴教官，因緣際會下，我成為他應科系專題研究大家庭的一分子。

教官常說：官校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由於這個原因，一般外面的人總認為軍人都是喊打喊殺，只會喳呼的一介武夫，然而在許多長官和老師們的開明領導和不懈努力之下，最後只能說這些有錯誤認知及刻板印象的人，眼鏡不知已跌破了多少副，海官生未來除了可以是帶兵作戰馳騁海上的兵科軍官，也可以是槍筆合一縱橫翰林的當代儒將。他總希望他的學生能夠透過任何方式看得深、看得廣，在海軍官校的栽培下打開自己的視野、增加自己的能力並提高自己的氣度，所用所學，回饋學校、回饋海軍及回饋國家。這個理念深深影響了我，也和我當初進入海軍官校就讀的初衷不謀而合。

在今年的六月初（109 年 6 月 2 日至 6 月 4 日），我和中山大學碳索實驗室（Carbon Research Lab）與海洋大學環境生態研究所的研究生及斯里蘭卡的國際交換生，共同參與了隸屬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的研究船－新海研二號的航次（航次編號：NOR2-0006），到東部黑潮海域進行短期科學研究（如圖 1），其中包含溫鹽深儀（Conductivity Temperature Depth, CTD）採水、浮游動物生物拖網、重力式岩心採集、施放漂浮式沉積物收集器及過濾海水測量總懸浮顆粒（Total Suspended Matter, TSM）、葉綠素濃度、顆粒態有機碳（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POC）等海水水文參數現場觀察及海洋生物地球化學樣品收集，目的在於探討全球氣候變遷對海洋生物地球化學之衝擊。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以海軍官校研究團隊的名義，與民間大學學生及國際研究生一同參與研

究。出海前的前置作業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準備要將實驗儀器、耗材及藥品運到基隆海洋大學的前夕，至少有兩週的假日我們利用自己的時間在中山大學整理運補作業及航前準備。習慣了「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原本以為船上所使用的儀器用具都是現成的，沒想到每一個要運上船的實驗器具、耗材及藥品等，都得花時間清洗、檢查及配製。比如裝水樣的棕色 PE 瓶、50 毫升的營養鹽瓶和漂浮式沉積物收集器使用的收集管，都要先用去離子水 (Deionized Water) 清洗三次後隔天泡硝酸，最後再洗三次去離子水 (Deionized Water)；裝溶解態有機碳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 安培瓶的隔板，也都是自己拿 PP 板 (聚丙烯版) 裁切出來的，而這些都還只是前半段，到了船上，要克服的不只是暈船，

就算風浪再大，實驗還是要繼續完成，相較於其他研究生已經有多次出海的經驗，我只是一個菜鳥，在船上所有的事情都得從頭開始學習，好比過濾不同深度之海水樣品，其中包含 POC、Chl a 及 TSM(如圖 2)、施放浮球收集沉降顆粒 (如圖 3)、用高溫火焰將溶解態無機碳樣品密封於安培瓶中等 (如圖 4)。

這次的體驗，讓我明白了很多時候看著別人做起來很熟練，那都是靠經驗累積而成的，雖然一開始什麼都不瞭解，但是只要願意下功夫去學習，最後收穫的知識和能力會成為使自己更加茁壯的養分，我想不論是現在或是未來任官後，盡全力把事情做對，對任何事物抱持著學習的心態，就是成為一個海軍兵科軍官最基本的態度與原則。除此之外，我們總是尋找藉口告訴別人因為環境太苛刻而沒辦法達成自己原先所設定的目標，那麼假如機會來臨，又有誰能夠把握住呢？就像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加入專題研究、遇到了對我而言不只是學校教官，更像是人生導師的施詠嚴教官、最後竟然代表著海軍官校和外面的研究生一起出海學習，體驗了在學校四年永遠無法經歷的事，也讓我離自己的初衷又更貼近了一步，或許我們永遠無法預期人生，但是我們可以隨時準備好要走上舞台繼續演下一場戲，而海軍官校也教會了我一件事，身為兵科軍官是要幫助別人解決問題，而不是拋出問題，不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不要去害怕面對，勇於去嘗試去面對，把每個問題都當成是一個任務去完成，最後，我也期許自己朝著成為一個允文允武的海軍軍官的目標繼續前進！ 

